

国际社会再度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明慧网】（明慧记者兰铃罗马报道）二零一七年二月七日至八日，梵蒂冈教宗科学院（PAS）举办的“器官贩卖及移植旅游峰会”，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和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用系统负责人王海波的参会及发言，引起医学界、政界及媒体再次聚焦中共活摘罪行。

意大利参议院健康委员会副主席毛里齐奥·罗姆尼（Maurizio Romani）二月七日在医生反对强摘器官组织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梵蒂冈邀请这样的人来参会是一个失误，是不好的事，但我们可以把这件不好的事变成好事，这是一次机会，我们可以通过这件事情让人们了解中共的活摘罪行。”他说：“黄洁夫试图掩盖在中国过去发生的、现在仍然进行的罪恶。但是事实真相已经被揭露，这个多年存在的罪恶已经被曝光，试图掩盖活摘的罪行，就像试图说纳粹主义不存在一样。”

德国国会议员、人权委员会成员帕策尔特（Martin Patzelt）发表声明说：“欧洲议会已经对这种强摘器官进行了谴责。我们应该效仿意大利，针对器官交易实行更加严格的立法。”

意大利《新罗盘报》在二月八日刊出“北京利用梵蒂冈掩盖自己的器官走私”的报道，报道中指出：“在中国被摘取器官的重要受害者是因信仰而获罪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因此遭受了可怕的大屠杀。贩卖人体器官是中共犯下的另一项恐怖罪行。”

对于黄洁夫在会上声称中共已停止使用死刑犯的器官并打击非法器官移植，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 法轮功学员2006年6月15日在欧洲委员会前做中共活摘器官的演示，揭露中共罪行。

Journal MBJ）引用了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医学伦理专家、中国器官盗窃咨询委员会主任温迪·罗杰斯（Wendy Rogers）的话：“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做法（活摘器官）在中国已经停止。相反，有证据表明它还在继续。”

对于涉嫌参与活摘的中国医生，世界医学界也作出了相应的制裁。国际肝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Liver）的官方期刊，《国际肝杂志》（Liver International）日前发表声明，撤销中国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树森和严盛两人的论文，并终身禁止两人投稿。◇

纽约法轮功学员风雨中大游行 华人感动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二日，正月十六，近千名法轮功学员来到美国纽约第三大华人社区——布鲁克林八大道举行盛大游行。这天上午风雨交加带着冰粒，法轮功学员如约而至，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绵延数条街口，庄严而壮观。

民众被游行队伍吸引驻足观看，并纷纷拿出手机摄影拍照。一位看游行的中年女士几乎要流泪了，告诉记者：“很感动啊、很感动。”有民众对着采访镜头竖起大拇指喊“法轮大法好”，有民众很钦佩地说“风雨无阻啊”、“法轮功真好”。◇（左图：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在布鲁克林八大道上行进，场面壮观，震撼人心。）

台湾退休教师修炼法轮功 癌症痼疾神奇痊愈

家住台湾云林的英文老师郑金莲，十年前因莫名的长期咳嗽影响教学，看遍中西医，也找不出病因，医生诊断的原因说是过敏。因怕自己的病情影响学生，郑金莲只好提前四年退休了。

退休后，郑金莲过着悠闲的生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一次定期健康检查后，郑金莲被查出得了乳癌。

当时她乱了方寸，到处找偏方，大约过一个月后，再到医院复诊，肿瘤已经进入二期，接受医生建议做了第一次化疗。

郑金莲说，做化疗时她身体变得很弱，非常痛苦，日子过得生不如死。勉强做到第六次化疗时，医生说她的白血球太低了，不能做化疗，再做下去生命会出现危险。就这样，她停止了做化疗。

这时郑金莲突然想起有位学生家长曾经向她介绍祛病健身有奇效的法轮功，并送给她两本书，一本是《转法轮》（法轮功的主要著作）、另一本是《法轮大法大圆满法》，郑金莲就在家看书，跟着书中的动作与说明炼起功来了。郑金莲发现自己的身体体能越来越好了，身体没那么不舒服了。到了定期检查追踪时间，她到医院检查，所有血液指标竟然都恢复正常了，医生告诉她以后定期检查就行了。

修炼法轮功不久之后，郑金莲有一次搭公车，因一个突然刹车，她在公车上摔倒了，右手脱臼骨折。医生

检查之后，因她患有癌症不敢给她开刀，包好三角巾之后告诉她，只能让手自行痊愈，大约要半年。

回家之后痛了十几天，刚好有一个朋友告诉郑金莲，在本地区要开法轮功九天学习班，邀请她去参加。于是郑金莲的先生连续9天开着车带她参加。

“第一天看完师父讲法录像之后，我的右手还一点都不能动。”郑金莲说：“等到第三天学第三套功法时，我试着把右手慢慢举起，能举多高就举多高，没想到慢慢地竟然可以伸直了，到第四天右手完全能动了，而且一点也不痛了，真的很神奇！医生判定6个月的恢复期，特别是那种难忍的疼痛，竟然在学炼法轮功三天之后完全消失，手竟然好了，真的令人不可思议！”

郑金莲还特别提到，除了癌症消失之外，连以前干扰到自己无法工作的咳嗽竟然不知不觉地也好了，到目前为止修炼法轮功四年多了，身体感到轻松自在，每天虽然只睡四个小时，却精力充沛，实在太神奇了！若不是亲身经历，真是很难相信。◇（文/李芳如）



■ 台湾退休教师郑金莲



医院院长感慨：真是奇迹！

下了病危通知，让家属准备后事。

当晚孙永千的妻子赶回家找人帮忙赶做寿衣，准备后事。第二天农历八月十四日中午，孙永千被从医院拉了回来，抬下车时在场的人都说这个人不能好啦，脸色蜡黄，白眼球都是黄色的，肚子鼓鼓的，已经没有了人样。

当他在炕上略有知觉时，有人问他：“现在只有法轮功能救你，你听不听法轮功师父的讲法？”他当时点头表示同意。把耳机放到他的耳朵里，让他听法轮功师父的讲法录音。当他听到一个多小时时，身体出现了变化，开始又吐又拉，吐了半盆黄胆水。

第二天也就是八月十五中秋节，孙永千的身体有了点力气，家人扶他

起来靠墙边能坐起来了。

可是子女们还是怀疑说：只听讲法录音，不打针吃药能行吗？八月十六又把孙永千拉到大连六院，交押金住院，押金已经交上了，可是大夫却不收，并说：“你们家存万贯也买不回这条生命来啊。”于是医院第二次判了孙永千死刑。

这回别无选择了，孙永千于是就天天听法轮功师父的讲法录音，身体就在一天天地恢复。慢慢地，孙永千可以起来炼功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子女们还是心里不踏实，又把孙永千送到瓦房店医院住了几天。

大连六院的院长听说孙永千还活着，都不相信，亲自来到瓦房店医院察看。当他见到这个活生生的事实时，感慨地说：“真是奇迹！”◇

【明慧网】今年已经七十五岁的孙永千，是个铁匠，修车补带，这么大的岁数还能干着年轻人的活，不但如此，他的身体状况是无病一身轻，身体健壮，整个人的气色是白里透红。可他以前是被医院两次诊断无法救治、下了病危通知的人。

那是二零一三年秋天的一天，孙永千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全身无力。女儿领他到普兰店医院（在大连市）检查，结果确诊为肝衰竭，住院治疗。第二天凌晨三点钟左右，孙永千陷入昏迷，被紧急转到大连第六人民医院，在监护室抢救了一天，傍晚医院

母子累遭迫害 有家难回 山东青年控告江泽民

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鲍家营村36岁的法轮功学员鲍云磊与母亲多次遭绑架、非法抄家、关押等迫害，有家难回，中国最高法院二零一五年五月宣布“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后，鲍云磊向最高检察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从19岁就开始遭受迫害的鲍云磊控诉说：“为了躲避“610”及太堡庄派出所的骚扰绑架，我和母亲被迫流离失所，下雨天在玉米地里头顶着塑料布，太大的雨就躲到桥洞下，饿了啃生玉米，生地瓜，田地里的植物能充饥的都得吃。我和母亲有家不能回。”

以下是摘录的部分迫害事实：

2000年9月4日我和母亲去北京上访，为蒙受不白之冤的大法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被警察绑架至潍坊驻京办事处，后被太堡庄乡司法所赵凤虎和太堡庄派出所警察绑架回当地，并且连夜非法提审我们，对我语言恐吓，第二天把我们反铐着游街侮辱。

被非法关押在派出所20多天之后，我被绑架到昌邑看守所非法拘留15天。之后又因为我不放弃信仰，被太堡庄派出所张增奎和一个刘姓警察暴打一顿，派出所张增奎掐我的脖子直到把我掐晕死过去，才罢手。然后把我非法关押在一间小屋里，男女老少十几个人关在一间小屋里，大小便都不许出去，吃喝拉撒睡全部只能在这间屋里解决。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被非法关押了4个多月。

2003年1月17日中午太堡庄派出所伙同潍坊市“610”闯到我家，用铁棍撬破我家的大门，把我母亲绑架到派出所，刑讯逼供我母亲，问我骑摩托车到底去哪里了，母亲不讲，他们用绳子把我母亲捆起来，六七个警察把我母亲摁倒在地上，其中2个人拽着我母亲的头发，用电棍使劲的捅到我母亲的嘴巴里，使劲的捅，我母亲的前门牙齿都被电棍捅断，血流满嘴。我母亲被折磨的昏死过去，他们把昏死的母亲

起 诉 江 泽 民



拖到派出所大门外的马路上。

2007年7月我去接被非法劳教的母亲，乡委的司机勒索我250元钱，但是太堡庄派出所和乡委并没有放我母亲回家，而是直接从劳教所把我母亲绑架到潍坊市新华路的一家法制教育中心，其实就是个专门对付法轮功信仰者的洗脑班。他们把我母亲绑架到洗脑班，洗脑班的警察对我说：下次来接你母亲带钱来。我母亲被非法关押了7天。

2008年，潍坊市“610”伙同太堡庄派出所还有村委书记鲍德友非法破门而入闯到我家，对我家非法抄家，抢走125摩托车一辆。我和母亲被迫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下大雨了，我和母亲躲在桥洞下，饿了啃生玉米。

2005年7月29日，我去上班了，昌邑“610”曹述文、陈晓东带头伙同太堡庄派出所非法抄家，大法书籍一本，师父法像三张，录音机一台，炼功带2盘，普度带一盘。他们绑架劳教我母亲，警察拽着我母亲的头发，把我母亲拖到车上，伪造证据，非法劳教我母亲2年。

2009年潍坊市“610”伙同太堡庄派出所闯到我家，绑架我母亲到派出所让我母亲写保证书，放弃修炼，我母亲不配合，他们就用脚踹我母亲，直到把我母亲踹倒！抢去钥匙，对我家非法抄家，家里被抢的光秃秃四壁……

2013年腊月17日，太堡庄派出所伙同潍坊“610”闯到我家，直接把我母亲反铐着，把我母亲摁倒在车头上，他们没有搜到钥匙，翻墙进去，从里面把门撬开，窗户门全部割断，把家里的东西抢空，只剩下家徒四壁。看着破损的门窗，光秃秃的四壁，我和母亲欲哭无泪！

本地新闻简讯

山东省聊城阳谷县王福良被非法抄家 母亲被绑架 夫妇流离失所

二零一七年二月十六日早上八点左右，聊城地区阳谷县金斗营乡子路堤法轮功学员王福良家被乡派出所非法抄家。四辆警车十几人非法抢走有打印机10台、刻录塔1台、大法书4套、新唐人锅17套、线两捆、法像4张、耗材18箱、不干胶500百张、讲真相卡20多个、电脑4台、墨1箱、护身符卡片400百多张、打孔机3台、展板多幅、小册子多本、切刀1个、订书机多个、真相币5000多元、大法资金2万多。

七十多岁的老母被抓，上高中的女儿和七岁的儿子没人管，法轮功学员王福良、赵格存夫妇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

过年期间山东费县、威海等地真相粘贴





【明慧网】西汉的王温舒，年轻时即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并且性格暴虐，曾干盗墓等坏事。开始，地方上让他试做县里的亭长，但试了好几次，他都干不好本职工作，屡次被免职。此后，他又在县衙门里充当小吏，因擅长阿谀逢迎逐渐升为廷尉史。

王温舒到任后，酷暴少文，杀伤甚多，国家法律常被置于不顾，对一些大案、疑案更是昏昏不辨。朝廷将其廷尉一职免去，让他担任中尉。他重用一些奸猾官吏同他一起共事，这些人善于深文周纳，他们要想惩治谁，就千方百计地给谁罗织罪名，而一旦落入他们手中，无不惨遭严刑拷打，很多人被逼迫致死，极少能够生还。王温舒玩弄法令条文，玩弄文笔设计陷害无辜；每次审案时，往往株连，有时甚至株连数百上千家。

他唯权是图，人称其有两副面孔，在无权无势者面前，他如狼似虎，酷虐非常，那些被毫不留情杀死的人都是无权无势或不居权要之位的人，多是平民百姓。而在有权有势者面前，他又换了一副面孔，阿谀献谄。他

之所以能从小吏爬到九卿之一的高位，与他巴结权贵是分不开的。在权势者面前，尽管他以察奸惩恶为职，但那些权势者即使违法乱纪的事堆积如山，他也不去管，并千方百计地加以回护。正因为如此，很多权势者通过各种渠道，编造舆论谎称其业绩为其宣扬名声。

王温舒自认为官运亨通，在他担任中尉的几年里，他的爪牙都因其包庇豪强权门的机会收受财物而暴富，他本人就更不用说了。他死后，史载其“家累千金”。他通过各种手段徇私舞弊，罪犯花钱买命、向其行贿脱祸者屡见不鲜；对于籍没入官的财产，他也想方设法从中染指。恶事终有败露之时，后来，有人告发他企图谋反，而他枉法卖狱、陷害无辜、贪污受贿也相继被揭露。王温舒知道按当朝法律其罪当诛，自觉末日来临，乃畏罪自杀身死，他的两个弟弟和他们的岳丈家也因犯法被诛，其党羽亦纷纷问罪获刑。

王温舒一味钻营，凭借手中之权来谋取一己之私利，不惜泯灭天良，杀害无辜，徇私枉法，却不知权势只是一时的，造业者不可能永远逍遥法外，即使用尽心机、使尽手段也是枉然。作恶之人必定逃脱不了因果报应的结局，害人终害己，最终毁了自己而走上不归路，而其死后的冥报更是可畏。

古语云：“从来天运总循环，报应昭彰善恶间”，万事有因果，人在做，天在看。传统文化重视道德教化，教人向善，遵从天理。而中共邪党却破坏传统文化和道德，不让人相信善恶有报，强制给人灌输无神论、与天地人斗、人人为敌的斗争邪说，目的是要把人带进罪恶的深渊；尤其是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使社会道德沦丧，必为天理所不容，中共必自食其恶果，人作恶都要偿还。◇

身边故事

反革命原来是这回事啊！

【明慧网】前几天坐车，我遇到一位有趣的大姐。只见她靠着栏杆，拿着化妆品往脸上东一下、西一下地抹着。站在她对面，我不忍看那黑一块、白一块的模样，就告诉她哪儿没抹匀。她憨厚地笑着说：“我赶着去应聘，没来得及化妆。”我说：“化妆是对的，是尊重对方。”

大姐是去应聘保姆工作。我问她一般能干多长时间？她一一告诉了我。

我问：“你在那么多家工作过，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吗？”她说没有。问她上学时入过团、队没？

她说入过，只没入过党。我说：“入团时你签字、摁手印没？”她说：“签了、摁了。”我说：“那就是卖身契。近百年来，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犯下了那么多罪恶，现在正在偿还对人民欠下的这一笔笔血债。谁去还债呀？就是党员、团员、少先队员，因为他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怎么还？表现形式就是各种灾难。‘三退’就是退出党、团、队组织。这样索命的灾难来了就跟咱无关了。”

听我这么解释，她说：“那你也帮我退了吧。”

她问我：“有人说法轮功反党，

是反革命。”我说：“法轮功不反对任何党派，因为法轮功不参与政治。法轮功反对的是中共杀人。你知道共产党嘴里的‘革命’是啥？不就是要人的命嘛。以前的历次运动不都叫‘革命’吗？革掉了那么多人的命。法轮功反对共产党杀人，共产党就说法轮功是‘反革命’。”

“哦，”大姐点着头说：“原来‘反革命’是这么回事呀！我退出团、队，也反对革别人的命，这下我也算‘反革命’了吧？”

“是，谁退出中共组织谁就是聪明人，做好人就能躲过灾难。”

我和大姐都笑了。◇

